

第三十二章 對本地婦女佈道的本地工作者

婦女的佈道幹部——感化臺灣婦女——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之一瞥——珍仔
從出生到結婚——在本地婦女之間的外國工作者——[出生卑微的洋鬼子]——
無意義的禮儀——熱病——本地的聖經女教師——女教師的訓練——在工作中
——女學校——課程——學生——成績很好的計劃

當耶穌經過每個城市和村子時，有12位門徒隨從他，「也有若干婦女」。這位教會的大領袖很知道當時及在將來的一切時代都需要婦女為他所建立的教會特別服務。最初在臺灣北部和我的少數學生幾乎獨立無助地抵抗激烈的迫害而奮鬥的最熱心和有成績的工作者之中也有若干婦女，她們現在還為該處的教會所感激地紀念着。當時有許多可怕的危害妨礙她們，她們不屈不撓地信賴上帝而生活和死亡，那種艱苦卓絕的精神，是不容易為生活在有保障的基督教國家的人士所瞭解的。

如何可能使西方的基督教徒對於中國婦女有明確的認識呢？如何才能溝通 Circas-

sian 人與蒙古人之間的懸隔的困難呢？中國的婦女完全不能理解西方的姊妹們的風俗習慣及思想，或且認為是荒謬可笑的，所以要以福音感化她們，不知道是多麼困難。我們如不了解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就不能知道這種困難的程度以及我如何克服這種困難的辦法。這裏祇能略述中國婦女的生活情形，對於有意研究的人士，也許是很有意義的。

沒有孩子的中國婦人常很苦惱，或往往淒慘地死亡。所以沒有親生的兒女的人，往往要買或收養一個孩子，她的丈夫可以娶妾。丈夫娶妾之後，家庭中或且更無樂趣。元配如為丈夫所愛，則她因為沒有親生子將來可為丈夫掃墓而更加悲傷，不生育實際被認為可以虐待或離棄妻室的充分的理由。

一個女兒出生時，很少受人重視。倘使她有些畸形，例如缺唇等缺點，那麼也許就被毀滅。設如父母已經有幾個女兒，家境貧苦，那麼即使母親不忍割愛——也遲早要設法丟掉。因為生存競爭非常激烈艱苦，所以麻煩的女兒總是除去得愈早愈好。

我們試述一個小女孩珍仔 (Tin-a) 的生活。如果她生在一個富裕的商人家里，必定會受寵愛、被養成爲貴婦人的。可是有許多奇異的迷信使她在幼年時就受苦。她四歲時，她的肥嫩的腳趾就要用堅固的綿紗帶緊束起來，壓在腳下而使其萎縮，然後把腳裹在一雙尖形的小鞋中，使大趾成爲最突出的部分。她日夜穿着這種害人的鞋子。她的母親忍痛不管她的啼哭，惟恐她將來婚姻不能美滿，終身爲人奴役，所以祇好讓她的腳受罪。

她在最初的幾年中可以和她的兄弟們在門口遊玩。她成爲周圍的人的玩具，被縱容，也受罵挨打。兄弟們可以支配她，她必須服從他們。到了相當的時候，她必須學習煮飯、洗衣、縫紉和刺繡；必須用人工的及自然的方法儘量打扮得嬌美可愛，因為她相信人生的大目的是幸福的結婚。她在感情和理智兩方面要受一種不合理的訓練：就是要記住若干中國的諺語，背誦若干道德的格言，一方面也學會許多不良的雜談、卑劣的戲謔和猥褻的話言，以及種種荒謬的迷信。

到了十幾歲左右，她要被關在家裏，除了自己家裏的人以外，誰也不得和她談話。如果有陌生人到家裏來，她可以從內室的壁縫裏窺看，但決不可以給他看見。她的父母希望她將來出嫁時至少可以得幾百塊銀元，所以無論她實在是怎麼樣，總要把她誇獎得天生有無數的優點。至於她自己呢？在新年或在異教的廟會時以綢緞、粉、珠寶、刺繡、香水等裝飾得很漂亮。最重要的是她必須適當地撒嬌癡笑，裝作非常害羞，不能讓人家看她。這個幽居隱藏的時期，是爲父母者所非常憂慮的；因為倘使她不服拘束，獨自一人在街上爲人所看見，那麼他們就白費苦心，全家失去面子，女兒自己永遠沒有締結良緣的機會了。這種情形，我們雖然情願加以隱蔽，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異教國家的道德是很低劣的。我們是否可能希望它們高尚起來呢？也許是不可能的；然而這種情況也有較光明的一面。在這種境遇中，基督的福音的力量也已經顯然可見了。婦人及少女們已經受感化而超脫這種環境，外貌成爲整潔，態度成爲文雅，品性成爲清高了。

珍仔到了14歲左右時，她的父母要找一個媒婆。媒婆大抵是一個姑母或機敏的老婦人，幾乎不可缺少的。她會去和某一個青年的父母再三商談，以訂婚約，大抵以金錢的多寡爲條件，例如由男家付女家的父母100或200元。次之去詢問占卜者的意見，選擇

吉日，新郎家裏要預備筵席。到了那一天，把新娘用掛了紅布的花轎接來。新郎新娘同在祖先的牌位及家宅的神祇前鞠躬行禮，並舉行許多其他儀式；從此以後，新娘的心身都屬於新郎和他的母親了，由他們優待或虐待。我們外國人之中，最愛中國人者，對於中國的新娘所往往要忍受的殘酷的束縛，覺得極為可悲。

因此就有問題：對於像在臺灣那樣的地方的社會中，如何能教以耶穌的福音呢？一位外國婦人決心去住在淡水。她臉色紅潤、健康而很有希望，以為她一方面學習中國話，一方面也能自理家務。她這樣實行幾個月。可是熱天來了，也有寒熱病發生。她的臉色變壞，四肢無力，不得不雇用一個中國男人以代理家務。她很用功，可是中國話是世界上最複雜難學的語言。即使她能學得清楚地發音，而學了一年之後，還很難發表自己的意思，不免大為驚異。她很熱心，也許因為急於要試行工作，出去和中國人交際，許多中國人走近來瞪視她。因為她的服裝和他們的不同，有些人爭論她是男人或女人。忽然有人叫道：「洋鬼婆，是微賤的洋鬼婆」！祇因為她遠離親友而在異鄉，他們就看不起她。臺灣北部的異教徒在最近20年間雖然已經知道了西方諸國的情形頗多；而因為他們忙於謀生，所以不肯費功夫研究西方的人情風俗。他們看到外國婦女徒步到街上來，就以為不合禮儀。

她或者聽到了她所熟識的一個人家的小兒有病，就懷着基督教徒的同情心，帶了美味的食物而到他們家裏去。他們也許並不驚異，表示很歡迎，請她進去。她試行和他們談話，告訴他們要信仰唯一的真神；可是因為他們亂談服裝、帽子、鈕扣等東西，問外國婦女何以束腰而不纏足，使得她無法對付。他們堅留她，請她吃茶，並且請她再來。她會明白：這種態度祇不過是中國人的禮貌客套，毫無意義。實際中國人很詫異她忽視上流社會的普通規矩；就是不可以這樣去訪問有病的人家，除了家裏的人以外不可以走進病室。她一轉身，他們就開始譏笑一般的洋鬼子及這一個婦人。實際這個婦人一片好心，誠懇地想以生硬的中國話和他談談，願意對他們有所幫助——在這種情形之下，誰能不同情她呢？時間及基督教的力量也許會改變這種陋俗；同時基督教徒也應當預先加以考慮，不介意於這些拂意的事實。

外國婦女幾乎祇可留在商埠地方；因為如果到內陸去住一星期或十天，就更容易發寒熱，即使不是永久，也至少要暫時停止工作。若要爬過山嶺而去會見在噶瑪蘭平原工作的聖經女教師，是簡直不可能的。不但道路往往不能通行，氣候也很潮濕，地方不適於衛生，連本地工作者也是害怕的。無一外國人曾經在那裏過許多日子而不生病的，凡是熟悉該地方的情形的醫生決不會貿然允許一個外國婦人去嘗試的。在臺灣北部無論怎樣當心，她也會為寒熱病所困擾的。她熱心用功了4~5年之後，與在她旁邊的矮小的中國婦人相比，也還是幾乎不能教人的。本地的聖經女教師既熟悉其同鄉的語言風俗，也唸熟了聖經，能迅速引用和解釋之；而外國婦人則不容易記憶中國話的成語，常難免違犯中國社會的許多規矩中的某一條。

現在要看看本地的聖經女教師是怎樣的人，她在做什麼？她是誰？她的歷史怎麼樣？她如何做工作？有一個叫做阿瑣（A So），是個白髮的寡婦，已經養大了許多兒女，有孫兒孫女，所以能令人尊敬。她的兒子有幾個已經結婚，她能指導他們的家務。她以

前不知道耶穌的事情；但在她的家附近有個教會創設了。她當時也罵「洋鬼子」，却喜歡從她的格子窗口聽唱歌。然後她注意聽牧師講道，觀察那些學生，他們似乎都聰明、整潔而和氣。她終於上教堂去做禮拜，漸漸喜歡教友們所宣傳的真理，特別喜歡讚美歌，因其中所說的真理而感覺安慰。她丟掉了神像，公開聲明她是基督教徒。不久之後，婦女們寄來了一筆大款子，臺灣的佈道團就用以造成了女學校。阿瑣在該校過了幾學期之後，被派到一個教堂去工作。她用所有的時間以教育兒童和少女，訪問鄰近的人家，回答關於佈道團、宣教師、上帝及天國的種種問題，把她自己所學了的真理及自己如何廢棄神像的情形告訴他們。她讀書時他們都驚異；她禱告時他們都靜聽；她唱歌時他們都喜悅。她體察他們的病苦和疾病，與牧師及其夫人協力安慰他們。她知道何時怎麼樣到人家屋裏去，如何使人不討厭她的訪問。她因為有白髮、外貌整潔、態度慈祥而受人尊敬。因為她和牧師太太一樣，對於生活上的一切事務都比其他婦女高明，所以她們都欽佩她。她同情婦女們，因為她和他們同樣受過苦。她知道纏足的一切害處。她自己家裏也有過疾病和死亡，人家失去孩子時，她知道如何勸慰他們。她自己在苦惱的時候受上帝的安慰，她也以同樣的方法去安慰失了孩子的母親，講牧夫及其羊群的故事，並不白費苦心。每逢星期六，她必定去訪問教友，請婦女們在星期日的什麼時候等着，她會帶她們去做禮拜。婦女們漸漸地，幾乎不知不覺地被引向真理，她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愛上了這位虔誠的聖經女教師，一直到她被調到別處去為止。有許多聖經女教師非常熱心幹練，很能幫助本地牧師。她們往往能使異教徒全家皈依基督，這些本地工作者的工作愈來愈能蒙主的嘉許。

我們既認為需要一個學校以訓練男佈道幹部，同樣也認為需要在某一個中心地點造一座大校舍，可供婦人及少女們同時住幾個月，經常受管理和薰陶，以改良年長者的生活，把年青者的生活引入正軌。加拿大的長老會的婦女，國外佈道團的同志們表示願意熱烈贊助，寄了建築校舍的款子來。在1883年年終時，我們開始建築，就在 Oxford College 的同一地址，僅相距數竿，我們帶着大批的人往往工作到半夜。學生們時時去立在外面，唱讚美歌以鼓勵工人。那座用石塊造的宏大整潔的房屋，在11個星期後就落成了。其大小及正面的寬度都和 Oxford College 的相同。前門直通到大講堂或會場去。大講堂的兩邊上各有一個小教室。大講堂後面是個空曠的院子，院子的周圍是宿舍，宿舍裏有廚房、傭工寢室及貯藏室。這裏不需要如同在歐美的女學校裏所有那樣的安樂設備。有了安樂設備反而使她們在自己家裏感覺不適，因為她們家裏都沒有外國式的奢侈設備的。充分的光亮和通風設備最關重要，我們都佈置得很好。

一般地說，我們祇任用本地牧師；所以經常費很省，祇不過等於任用外國牧師時的一小部分。有兩個本地的女舍監，一位牧師及夫人住在這座屋裏。大部分的教導工作完全是由教友志願服務的。較年長者或程度較高者教導新來者及小孩。牧師在學校時，有他的太太及小孩，或他的母親在女學校裏，往往是很方便的。所以在給基督教的工作者住的家裏有白髮的老婦人、兒童、女兒及女婿，他們都忙着讀書、寫字及唱歌。Oxford College 的教師很容易擔任兩個學校的工作。兩個學校裏都不教英語。如果需要，可請一位中國教師教他們讀和寫中國字。本地婦女比外國人更善於教羅馬字拼音的土話。用

這種辦法，是女教友們的希望；因為要她們學習漢字是沒有用處的。學會了羅馬字拼音的土話的人，都能自讀聖經。有個17歲的少女學了一個月就能讀新約聖經的問答書了。中國少女及婦人實在不需要外國婦人教她們縫紉、製衣服和刺繡；她們是長於這些工作的。但在其他佈道工作的範圍中則情形不同。

在臺灣北部中，要招集漢人或「平埔番」的少女留在淡水的女學校裏很久，即使可能，也總是不方便的。在現在的我們的工作狀況中，希望窮苦女孩從東海岸離開父母而來淡水，未免是過甚的要求。因為生存競爭很艱苦，噶瑪蘭的人家不能沒有較大的女孩的幫助。在任何佈道團中，在考慮一個妥當而有益的少女教育計劃時，不可以顧慮佈道團中的自以為有特權可以享受的那些雇用人員的女兒們。如依照這種原則，祇為自私的人們而辦理學校，是不會有成效的。我們的目的，必須是要教育別無關係的農夫、工匠、勞工及商人的女兒們。若要在中國達到這種目的，則所採用的計劃必須是遠大的、可變通的、中國式的。我們的女學校是認識了這些基本的事實而創立的。我們在該校中訓練將來派往各佈道站的聖經女教師。她們是由本地牧師們甄選的，如同在基督教的國家中甄選佈道幹部的候補者一般。她們都是優秀的基督教徒，是從各教堂來的，往往帶了教友的兩、三個女孩來。一個母親把女兒交給另一個婦人，託她在離家之後照顧她，完全是中國式的。聖經女教師也往往帶自己的女兒、女婿或其他親戚來。因此女學校在一個學期中有學生80人之多。

對女人所教的功課，是讀書、寫字、唱歌、聖經的歷史及地理、聖經問答，也叫她

圖十九 一個「平埔番」的織布婦人



們白天在男學校聽講，參加背誦及晚上的其他練習；也教以教授法及其他工作上必需的技能。然後把她們分派到最適於運用她們的才能的各佈道站去。因此而受益的有一百個小社團，佈道團的最遠處的信基督教及異教的婦女們也能來與佈道中心的較健全的生活相接觸。

以上所述，並不是代表其他佈道團或宣教師而說；也不是對於臺灣的工作高談理論；而不過說明在臺灣所採用的計劃，並陳述其顯然可見的成績而已。我有20多年的經驗，似乎不妨說：祇有用這種遠大的、可以變通的、中國式的計劃才可以佈道於臺灣北部。要維持一大批外國人幹部所需的費用是很大的，而且語言及風俗習慣是很大的障礙，氣候也很惡劣，除了淡水一帶以外，都是容易生病的地方；而本地的聖經女教師們的工作則確實而持久，成績極好。因此我現在也和以前一樣堅決地擁護最省錢、最有效的計劃。在臺灣北部所採用的計劃是用本地工作者以訓練本地婦女。